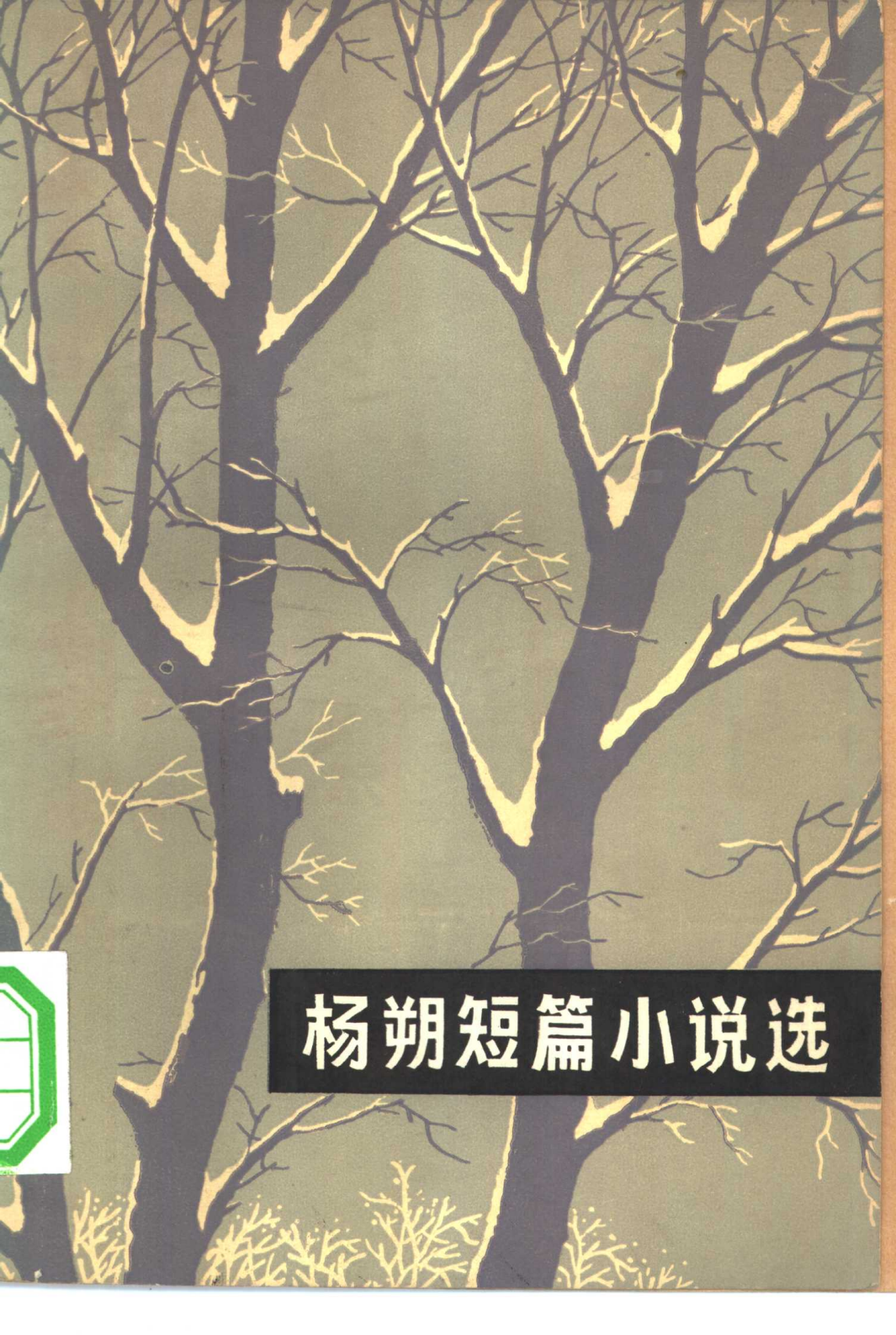




杨朔短篇小说选



杨朔短篇小说选

人民文学出版社

一九七九年·北京

封面设计：张新生

杨朔短篇小说选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北京朝内大街166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印刷三厂印刷

字数 151,000 开本 787×1092 毫米 $\frac{1}{32}$ 印张 $7\frac{3}{8}$ 插页 2

1979年12月北京第1版 1979年12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00,001—50,000

书号10019·2880

定价0.45元

目 录

大旗	1
火井	28
霜天	39
麦子黄时	49
月黑夜	59
风暴	75
模范班	88
春子姑娘	99
家乡	118
熔炉	128
分水岭	134
血书	140
十年	146
桃树园	154
雪花飘飘	161
晚凉天	195
渔笛	206

红花草 213

编后记 232

大 旗

这是一九三八年冀东人民抗日斗争的一个侧影。斗争从七月八号起，到十月间才稍稍平息。全冀东二十二县，除了昌平、临榆，没有一处不曾卷起暴动。参加的人数约计十几万。当时的领袖是李运昌，后来他在抗日期间一直是坚持冀东游击战的司令员。

一九三八年四月，清明节前后。

北宁路上，一列客车从天津开来，离滦县不远时，停在一个小站里上水。站台十分冷清，只见一个商人模样的旅客，从三等车走下来，右肩扛着个被卷，左手提着个蓝布包袱，蹒跚地朝站外走去。他是个矮胖子，黝黑的圆脸泛着油光，两只小眼闪射着针尖似的光芒。

路警拦住他问：“包里什么东西？打开来看看！”

旅客赶紧放下行李，撩起青线呢长袍，蹲下身，急忙地解开包袱，满脸陪着笑说：

“看吧，看吧，不过是个不值钱的湖笔，刚从天津贩来，打算到这一带小学堂做做生意。”

路警弯下腰，伸手把一封一封的笔翻了翻，又吩咐旅客打开行李卷，草草地看过一遍，这才把手一挥，昂着头走去。笔

贩子耐着心性，重新把行李收拾停当，斜瞟了路警一眼，迎着一阵风沙走出车站。

风从东南吹来，漫野浮荡着青草的气味，还夹杂着肥料的气息。几天前落过一场好雨，泥土又松又软，正是耩谷子的时候。粪早送过了，一簇一簇地堆在田里，可是奇怪，到处竟不见一个犁地的农民。庄稼人向来最怕误了节气，于今放着地不种，却集合一起，拖成长长的一条线，离车站约摸半里路，忙忙碌碌地闹什么呢？笔贩子一边寻思，一边顺着道路朝前走去，近了，才看清楚大群的农民正在修筑一条公路。他们的气色都很阴沉，不大作声，只是机械地忙着铲土，把路基垫高。公路贯穿过肥沃的田野，占去大片的麦地。麦苗已经长到七八寸高，颜色变成碧绿，每一铁锨铲下去，便被翻掘起来，连泥带土抛上路基。

笔贩子走拢近一堆人，觉得累了，把行李搁到地头，坐到被卷上去，想要歇歇脚。离他不远，一个庄稼人坐着抽烟，臀底下垫着自己的鞋，身旁插着一张锨。这个人，看上去将近四十来岁，前额横刻着几道很深的皱纹，眼眉和胡须又粗又黑，象是刷子，鼻孔的黑毛特别长，笔尖似的伸到外边。他用两手抱着膝盖，嘴里含着烟袋，眼睛直瞪瞪地望着地面，神色十分呆滞，仿佛和谁怄气。

一个塌鼻头的汉子掘着掘着土就停下手，对他劝道：“快来做活吧，殷老大，别尽自发呆，叫监工的看见，又是一顿打骂！”

殷老大叹了口气，却不动弹，也不说话。笔贩子从旁边瞅得明白，便从腰里掏出一支香烟，凑到殷老大身前，躬着腰

说：“借光，老乡，让我点个火。”

那笔贩子把纸烟对到庄稼人的烟袋锅上，吸着了，撩起大襟蹲在旁边，拉起话来：

“今年的年景不坏吧？旧年冬天缺雪，这一春雨水不断，麦子长的还满旺盛。不过这是谁家的地，糟蹋这样子，叫人看见都心痛！”

殷老大的声音带点颤抖，不觉接嘴叹道：

“眼前这三亩地都是我的，祖上辛辛苦苦，留下几亩命根子，日本人说声修路，就不管三七二十一，硬给占去，口头虽说给地价，还不是骗人的话！麦子算完蛋了。再有几亩谷子，到如今还没耩下种籽，你看这日子怎么过？”

笔贩子很快地眯了几眯眼说：“嗟呀，谷雨都快过了，再不耩地，不就晚啦？”

殷老大耸起两道眉毛，恨恨地答道：“谁说不是晚啦！眼前这些人，哪个心里不急得象一团火？日本人可不管那一套，只顾修路，凡是村里能动的人都赶出来，从早到黑，累的要死，一个大钱也不给……”

他蓦然停住嘴，不安的干咳几声，敲净烟锅的灰，把烟袋插到脖子后，又忙着从臀下抽出鞋来，往脚上穿。笔贩子一抬眼，望见远处走来一个监工的日本人，脚上穿着马靴，两手反背在身后，横拿着一根木棍。一个庄稼人做得稍微慢点，监工的便跨上前去，大声地吆喝，又举起短棍，做出要打的手势。殷老大穿上鞋，急忙站起身，拿着铁锨走入修路的人群中，动手挖起泥来。沿着这条未完成的公路，随着无数铁锨的挥动，多少庄稼破坏成烂泥，多少田地改变了原来的形态——这是一

片被蹂躏的土地。

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殷老大，一颗心也被蹂躏得遍是创伤，差不多碎了。从他记事那一天起，向来就没度过好日子。他是个很守本分的庄稼人，父亲死得早，母亲把他拉扯大，十四岁那年就给他讨了个将近二十岁的女人，指望家里添人口，添份力气，可以支撑庄稼营生。女人结实得象头驴子，过不几年，替他生了个孩子，名字叫犁头。这时殷老大长成个强壮的小伙子，一年到头，埋着头做活，只想守家立业，把庄稼日子扶植起来。可是直奉战争爆发了。他的家离铁路三二里路，兵荒马乱的，卷进漩涡当中。他领着母亲和家小，跟随村里人逃荒，不幸半路上遇到大队的败兵，一家冲散了。他背着犁头，好不容易才寻到母亲，女人却失落得不见踪影。有人说看见她叫败兵掳去，又有人说看见她披散着头发，朝一个方向跑去。总之，以后根本听不到她的消息，多半死了。殷老大变得十分阴沉，整天紧闭着嘴，有时喝点酒，醉了，便指着天骂道：

“老天爷不睁眼，怎么专和穷人做死对头！”

他的心情象是连阴的天气，多年以来，总不见开朗的日子。犁头渐渐地长大，殷老大把希望全寄托在儿子身上，盼望赚几个钱，给儿子娶房媳妇，可以传宗接代，将来自己死了，也可以有儿孙替他祭扫坟墓。他母亲有时劝他再讨个女人，他却一口回绝道：

“讨个老婆就得花几百，咱们哪来的钱？再说，犁头这么大了，我不愿意给他弄个后娘，叫他埋怨我一辈子。”

殷老大的愿望却不容易实现。一天，村里传说日本人占领东三省了。殷老大以为东三省在山海关外，距离他家很远，不

碍他的事，所以漠不关心。又一天，传说长城边爆发战事了，他才有些慌张，心里记起旧日的创伤，生怕战事再蔓延到滦县。

战事不久便停止，他似乎用不着慌张了。可是，一件梦想不到的事突然发生了。村长走来对他说道：

“老大，世界变了，你知道么？听说中国和日本定了什么协定，把咱们冀东划成停战区，不准驻兵；又有个叫殷汝耕的人出面成立自治政府，愣逼着每村出枪练自卫军，办联庄会，还得先派两个人到城里保安队受训，以后好回来教本村人。犁头年轻力壮，正好算一个，村里打算派他到城里去受训。”

殷老大的前额仿佛挨了一棒，脑壳似乎炸裂，失去思想的能力。他只有犁头一个儿子，夺去犁头，就等于夺去他的命根子。他百般地哀求，但是没用。村长在村里便是小皇帝，谁敢违拗他的话？殷老大的生活陷入更深的泥坑，他眼前的世界也的确变了。捐税越发加重，压得他直不起腰，骨髓差不多都被压榨出来。日本浪人如同些蠹虫，带着白面和鸦片，到村里开设起“洋行”，把朴素的农村弄糜烂了。这以后，情势转变得更快：冀察政委会仿佛昨天才成立，永定河上又起了战事，冀东便象一张荷叶饼，囫囵囫地吞进日本刽子手的嘴里。殷老大感到绝望，寻思再没有翻身的日子，只好等死。

犁头的行事更加使他忧愁。最初，殷老大以为儿子当了保安队，早晚必定叫枪子打死，不会活着回家。但经过一个时期的训练，犁头居然回来了，不过不再是原来的犁头，却沾染着一身坏习气。他的头上留起头发，学会抽纸烟，还时常斜着斗眼，含着香烟，对女人调调情。犁头本来就愣头愣脑的，带点傻气，于今简直变成流氓。这还不要紧，最叫殷老大痛心的

是，儿子竟受了日本浪人的勾引，常往白面馆跑，没钱抽时，便从家里偷东西变卖。联庄会看犁头太不务正，把他开除，他却瞪着一对斗眼，脸红脖子粗地骂道：

“不用和老子为难，等我告诉日本人，叫你们知道个厉害！”

殷老大气得抓起一条长板凳，赶上去骂：

“小兔崽子，老殷家缺了几辈子德，养出你这个东西！你张口日本人，闭口日本人，都是日本人把你毒害坏了，到死也不知道反悔，等我打死你再讲！”

犁头却扮了个鬼脸，撒开腿朝白面馆跑去。

就在殷老大遇见笔贩子那天，雀迷眼的时候，修路的农民才散工。殷老大怀着一颗沉重的心，走向家去，天色已经苍黑。犁头的奶奶张着两手，嘴里喊着歌——哑，歌——哑，正在院里赶一群鸡进窠。一只小公鸡很调皮，怎么也不肯听话，几次来到窠口，侧着小头望望老奶奶，拍拍翅膀又跑到一边去，累得老奶奶转来转去地赶，嘴里嘟嘟囔囔抱怨道：

“小死物件，我看你往哪跑？我看你往哪跑……唉，唉，我六十多岁的人啦，看也看不见，听也听不见，老天爷不睁眼，叫我怎么过！”

她的声音象哭，又象叹息。每逢她遇到一点不如意事，便会伤起心来，自言自语地抱怨天，抱怨人，抱怨自己的命苦。殷老大把馐倚到墙上，沉着脸走到灶边，揭开锅盖，锅里冒起一阵热腾腾的蒸气。他盛了一大碗熬得稀烂的白薯稀饭，坐到门槛上，左手托着碗，右手便用筷子往嘴里噙噜噙噜地扒饭，

眼睛望着碗，一声也不响。

犁头的奶奶关好鸡窠，重新结了结包头的手巾，又摇摆着两手走到牲口栏旁，解开缰绳，牵出那头白眼圈白鼻子的小黑驴。小毛驴蹙起鼻头，在地上闻了一阵，然后跪下前腿，后身随着也卧下，快活地打起滚来。什么地方有驴叫，小黑驴陡然爬起身子，舒长脖子，声音一伸一缩地也大叫起来。老太婆使劲地扯了几下缰绳抱怨道：

“叫什么？说你也不肯听，说你也不肯听！唉，唉，谁都惹我生气！几时我两眼一闭，心里才干净。”

月色很好，阴历大约是十二三。全村笼着一层苍苍茫茫的烟雾，春天的黄昏显得又深沉、又寂静。殷老大触动心事，抬起脸问：

“犁头呢？”

奶奶用叹息的声音说：

“先你一脚就回来啦，又躺在炕头上呕气……唉，这些孽种！”

殷老大把头转向屋子，高声说道：

“起来，吃完饭跟我到地里去！大月亮地，正好耩谷子。”又对自己说：“白天得修路，地又不能荒了，眼睁睁等着饿死！只好卖命，带着月亮做吧，活一天是一天！”

里屋炕头上冒出几句恼人的话：

“我病啦，不能动。”

殷老大的脸色立刻变得通红，伸长脖子骂道：

“你装的什么病！成天价不干人事，临到做活就装病，装死也不行！”

只有奶奶心里明白，犁头不是装病，确实是闹不自在。今天傍晚散工回家，犁头浑身打着冷颤，好象发疟子，一进门便问奶奶要钱，不给，立刻噘起嘴，乱摔东西，还四处乱翻，想寻点值钱的物件变卖。可是奶奶陪嫁时的一点铜首饰早被盗光，箱笼里只剩些破破烂烂的补钉衣裳，散发着霉气。奶奶用哭似的声音咒骂，犁头却横着眉毛，全不理睬。只在爹爹眼前，他才略略有些惧怕。奶奶从小抚养他，宠着他，于今长大，他把奶奶气得掉泪，恨他不叫雷打死。但在殷老大前，奶奶又常常替他遮掩，怕殷老大教训他。她常对邻家的婆婆奶奶们说，自己的孙子原来很憨厚，都怪日本人心毒，故意开些白面馆、花会局，年轻人不懂事，把持不定，怎么会不上钩，不被拖下陷阱呢？

老太婆牵着毛驴饮过水，重新把它拴在牲口栏里，嘴里念叨叨地走进屋子，点亮一盏小煤油灯。她害着很重的沙眼，乍一见亮光，急忙把手搭上眼眉，又红又烂的眼睛眯成细缝，又自怨自艾起来：

“唉，唉，老不死的罪过，吃也吃不动，做也做不得，眼痛的也不行！”

犁头本来脸朝外躺着，一赌气转向里边，全身仍然不停地抖，还连连地打着喷嚏。老太婆不耐烦地悄声说：

“起来吧，不知哪世的冤家，你爸不是叫你？他这些天正没好气，看他揍你！”

犁头倒发起脾气，抖颤着嗓音喊：

“揍就揍，我偏不动！”

只听见殷老大把饭碗往锅台上使力一蹬，骂着从外间闯

进来，粗黑的头发直竖竖地站着，象是猪鬃：

“小杂种，你害的什么病？明明是犯了白面瘾，还来骗我！要死给我滚出去，别死在家里，费我一张芦席！”

一边就握住犁头的脚脖子，象拉小鸡似的把儿子扯下炕来。犁头的脸色铁青，不自主地打着喷嚏，眼泪鼻涕全流出来，两手哆嗦着抱住头，朝外便跑，可是后脊梁上早挨了一拳。犁头的两条腿绞扭着，跌跌撞撞地奔到院外，嘶哑着声音恨恨地叫：

“等着吧，不用逼我，早晚有你们反悔的日子！”

殷老大把儿子追出大门，饭也不想再吃，气虎虎地坐到炕沿上，神色显得十分沮丧。寻思自己活了大半辈子，整天象是栏里那头黑驴，劳累得腰疼背痛，过的可总是苦日子，还得受官家的勒索、军队的糟蹋，于今更落到日本人手里，弄得家业破落，儿子又不成器……想到这，他的脖子似乎被人捏住，心头闷得要死，透不过半口气来。

但一转念，殷老大想到那几亩荒芜的谷子地，再听到犁头的奶奶在灶下哭似的抱怨老天，便蹙起眉头，无可奈何地喘了口粗气，带上种籽，牵出驴，把缰绳盘到驴脖子上，然后扛起犁，吆喝一声，赶着牲口往地里去了。

春天夜短，月光早移到向西一带人家的墙头上，冷清清的，象是落着满地的霜。庄户人家吃完夜饭，这该是睡觉的时候。如今可不同了。沿街可以看见许多农妇忙着推磨。筛箩的声音，吆喝驴子的声音，朦朦胧胧地好象睡梦里传来的动静。

快到五月端午，麦子长得齐到人的大腿深，从根到梢变成黄色，不久该收割了。一春雨水很厚，农民们只苦的是劳役太繁，不能及时上粪锄草；人手缺的就根本照顾不到庄稼，地里的青草一尺多高，庄稼反倒象害肺病的孩子，又瘦又矮，长不起来。殷老大的麦子就更无望了。大路已经修好，拦腰斩断他的田地，所剩的边边角角，最多能打一升半斗粮食。幸喜谷子很肥，还有点指望。那些天，殷老大白天修路，早晚抽空到地里做活，几亩谷子才算没荒。他一家人的性命全寄托在这几亩地上，但愿鬼子别再霸占去，便不愁饿死。殷老大最有个硬劲，外表不声不响，似乎满容易欺负，心里可有主意，向来不肯叫饶。熟悉他的人说他是绵里针，其实，他这根针不刺人，只刺自己。不管生活怎样绝望，针尖大的事也能激起他模模糊糊的希望，从绝望中拖他出来。这些年，他不断地遇到挫折，不断地挣扎，心里常常叨念那两句俗语：“熬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

犁头却是个败家子，地里活不做，总避着不见爸爸的面，四处鬼混；奇怪的是他居然很有神通，手边尽管穷，随时可有白面抽。

端午的头一天，殷老大收拾一口袋年前自种的黄烟叶子，赶着毛驴到附近一个镇店去赶集。他刚在街旁摆出货色，一个警防队便来刁难他，骂他不该把驴子拴在集市中心。殷老大陪着苦笑，送给警防队七八片烟叶，才打发那家伙走开，免得搅扰生意。傍晚，他卖完烟，买了三个黄米粽子，预备点缀点缀明天的节气。天怪热的，尘土又大，赶到家时，他的小褂差不多叫汗湿透，浑身都是风尘的颜色。虽然赶着驴，殷老大

却舍不得骑，怕压累了它；又怕费鞋，一路都用手提着鞋后跟，赤着脚走回来，这也给他一种舒服滋味。

殷老大把粽子挂到门栓上，脱光膀子，露出一身紫红色的肉，才又走出房来，看见小毛驴站在大毒日头底下，跼起一只后蹄，垂着头，眯着眼，静静地在打瞌睡。他走上去，随意吆喝一声，替它解开盘绳，卸下驮鞍。驴背上满是汗，毛都髹了，殷老大就用两手很响地拍着驴背，防备它受风。这当儿，门外有人高声问：

“犁头在家么？”

随着走进一个又白又胖的汉子，光脑袋，高颧骨，戴着一副墨镜，满脸都是横肉，身上穿着一件长衫。这人看起来象个屠户，殷老大却认识他叫赵海楼，是当地的流氓，帮助一个日本浪人在本村开“洋行”。他来做什么呢？殷老大不明白，心里预感到一种祸事，不觉愣在那儿。赵海楼看见殷老大，劈头就说：

“你是犁头他爹吧？到节下了，欠的钱怎么还不给送去？还得叫我冒着汗跑来要。”

殷老大惶惑地问：

“谁欠你的钱？”

赵海楼有点不耐烦，冷冰冰地绷着脸说：

“除了犁头还有谁？这些天，要不是我们供他白面抽，你儿子早瘾死了！”

殷老大听见这事，知道儿子给他惹下了麻烦，气得冒火，又有些害怕，一时变得没有主张，支支吾吾地道：

“家里坐吧，家里坐吧……”

殷老大把来人让进屋子，脸色冷落落的，十分不安，仿佛要哭的样子，又忙着叫犁头的奶奶给客人剥粽子，烧开水。老太婆先前坐在堂屋的门槛上，卷起裤脚，在小腿上搓麻绳，嘴里不知唧唧嚷嚷地埋怨什么，于今不响了，胆怯地走出走进，时时从烂眼角旁偷看来人的气色。

赵海楼的肥脸显得又圆滑，又刁横。他用左手撩开长衫的大襟，拿扇子朝着胸口唿嗒唿嗒地扇着风，紧逼着殷老大问：

“犁头的债，你到底打不打算还？”

殷老大垂头丧气地反问道：

“他到底欠你们多少钱？”

赵海楼张开左手，屈起大拇指头说：

“扣去零数，整整四百块。”

这个数目，在殷老大听来，确实吓人。他一时闷住声，半晌才说：

“先生，你看我家这份穷日子，穷得都快穿不起裤子了，哪来的钱还这笔账？”

赵海楼却冷笑一声说：

“你没有钱还没有地？人家洋人不是傻瓜，不会白拿着钱往水里扔。犁头早把你家那几亩谷地押给洋行了，还不起钱，地就归我们。”

殷老大耳边仿佛响了一个焦雷，震得他的眼睛冒出金星，耳朵嗡嗡地乱叫，脚下的地好象也摇晃起来，就要塌陷下去。那几亩地是他仅存的命根子，人家还要抢去！他的眼皮耷拉下来，刷子似的胡须轻轻地发颤，一时变老了，嘴里呐呐地说：